

孤

樹

裏

談

孤樹裏談卷之七

庚集

英宗中 天順紀元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聖上復位當日拏于謙王文第二日拿項文曜聞父喪未起謁錦衣衛皆打一百第三日陳循蕭鉉商輅俞士悅江淵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及官問皆打二十擬謀逆重罪奉

聖旨道監著內臣王誠舒良王權者十四五人皆擬重罪陞副都御史徐有貞為兵部尚書太監寺卿薛瑄如禮部右侍郎勅朕居南城今既七年心已忘于天下不辜奸臣謀逆武清侯石亨等能機謀變當忠義奉邀朕復正位功在社稷進封為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右都督張軹為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軹為敘侯都御史楊善為興濟伯食祿一千二百

石似子孫世襲女

敕奉行

正嘉

○正月二十二日

聖旨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勤命法度本當凌遲從輕決了罷家下人口免死充軍家小為奴着隨營住家財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永遠充軍家小隨住肖鉉商輅王偉古鏞丁澄原籍為民欽此天順元年正月二十

六月都察院右都御史肖維禎等上奉天門欽奉

聖旨于謙王文結同內賊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搆成邪謀逢迎景泰纂易諸依阿從謏廢黜正后內外奸朋紊亂朝政擅奪兵權將軍國大事都壞了近因景泰御名有疾不能臨朝視政這厮等自知罪惡深重恐朕不容因共謀為不軌糾合心腹都督范廣等要將總兵官等擒殺迎立外藩以樹私恩動搖社稷其一般奸臣黨陳循肖鉉項文曜江淵俞士悅

王偉古鏞丁澄商輅亦各謀密知前謀不行發卒及朕復位
這厮每奸謀節次敗露已將于謙王文王誠舒良張永王勤
處以極刑藉沒家產咸丁男子但發充軍仍將其餘奸黨陳
循等發口外求遠充軍後及原籍為民了論這厮每高危
宗社的情理究兇極惡本當族滅如今

上天好生之德都從輕安置了今內外的官務要竭誠尽忠奉
公守法以保身家不許似這厮每朋奸乱政違了必誅不饒
恁都察院便出榜曉諭多知道欽此 立齋錄

○天順元年二月初六日奉

聖旨軒輓陞刑部尚書劉廣衡刑部左侍郎李賓調大理寺卿
李秉調南直隸管糧儲張鳳調南京戶部薛希璉調南京刑
部肖維楨調南京都察院姚奠調南京禮部宋調兵部鄭太
李敏孟鑑張睿沈翼張惠孫元禎張純楊寧張敏王驍富馬

昂謀福萊憚程南云蔡翼嚴憎姜勝都着他致仕刘本道
張霄一管京倉糧諸井通州糧儲翰林院便寫勅書著人舖
馬裏去欽此同上

○上復寶位二三日間諸文武首功之臣列侍文華殿

上喜見肩宇呼諸臣曰弟上好美喫粥矣事固无預弟上小人
壞之耳諸臣默然時都督刘深亦帶刀在侍深亦以復位功
進左都督復充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來廣西為盛偶及此
其語尤詳嗚呼

上之德堯舜之德也敢不有記

水東日記

○予嘗謂已巳北狩一事大臣中持論不同本明白可知而或
隱或見予頗自負以為独知之真內惟吳安一人似昧報施
以其全首領死牖下也今日偶王暕舍人語頗不合暕之言
曰當時內非吳安外非于少保等持命之堅必與虜絕以覲

之激之則天旋地轉不可得也。雖亦主一說。終非正論。予略
与之。办陳咲曰。且安受佛戒。遺命沉香龕。子扮其骨。作浮屠
充供。此豈其報歟。

○丁丑易儲召襄王。以首謀迄今紛上。大夫易儲事。一吐君臣
不得逃譏。召襄則云。无之于王。不得无罪。弟死不赦。法耳。既
赴東市。子第言前日。内外軍馬悉在吾掌中。天下八十万精
兵。任吾用。吾不反。今日一厓秀才。乃及耶王。語尤傲揭。然主
之功。非于死也。野記

○丁丑承天門災。岳編脩正草詔罪已。甚至曹石相謂言奸邪
蒙蔽。不謂我曹。抑不謂徐有貞乎。諸子

上上命杖岳百下。謫戍肅州。室庐財產。盡賜指揮季鋒。得旨自
往。拋岳門檢括。爭及家人出門。一一搜驗。可辱侍之光哉。
上宥岳得還。適鋒得罪。

上曰李鐸家產尽是岳正物可悉取還之岳乃以據鐸門搜括如鐸亦復昔怨初岳為儒臣冀光幾何鐸奏稟不貸皆歸于岳上復加汚凡鐸婦女出門亦加漠索尤極醜辱焉

同上

○孫御史鼎吉安人天順初提李南畿生徒誠服所歷戒毋侯迂舟行比李舍滂教夫肩小輿伴入光知者師弟子既集便闔門誠之試文不以宮箠題數首隨閱隨差次之比畢諸生猶在堂而已發文案私請自无所入有過者未始輕發惟自訟格其心而大矣者必黜一日庭中橋熟命摘與諸士同啖人一枚一士輒取二枚問之曰將遺毋孫大稱賞公摘益予之其後乃得天台陳庭大略相以二君江南士人人去誦之

同上

○太祖留心李校胄監教術尤為嚴密司成亦彀得之今彀稱李公時勉以耳目相入又其忠即震灼耳

同上

○英宗以表道卒稱薛文清公後來如吳與鄒陳靈童輩博學
山西石其人鮮知後秋丘相守文孝楊文貞公後稱徐武功
爭政事兵名爭各有若世不可悉述而評且有所不敢也即
此所徵道卒惟文清誠為之餘不服方人也要之

祖宗時人物不樹門戶而各臻之極千載自有律度量衡獨忠
義之節前后所出者扶持宇宙萬古一日耳 野記

○天順初石亨竊權稍覓偏近欲免死計其門客謝昭者倣張
鬻教蔡京招龜山故事教以徵臨川處士吳與弼以收士望
至 朝廷遇以重礼權貴宦寺公卿士夫皆徃候之初相見
時官死尊渾為弼皆稱大夫既而見勢要者皆迎接踰礼見
進士以下止稱秀才或不送出門而受中貴甚要厚賂輒造
門拜謝又籍朝紳名刺為一帙語人曰傳諸子孫見一時之
榮識者鄙之時予独不徃見一日予同丘仲深送玉堂賞花

會詩詣李文達所適與弼先札予見其戴天頂潤簷棕帽致
咨以下李上達之妙不能條析但謂且莫說上達之妙只說
下李事文達願予哂曰老先生亦記註不得與弼支離出達
文本呈來達良久起身為敬辭狀予亦起立與弼揖予曰大
人先出吾有私話與先生商量予揖出門別文達其徒黃順
中復送數步予卻立謂之曰棕帽非士服矣先生何為爾順
中曰應曰耳予又曰公事則公言之私事則不可言況處士
可語私事于宰相前乎順中曰非他私事只敬去就耳予曰
去就當自決豈可求決于宰相順中曰吳先生

朝廷授以諭德不允其辭意得李先生終後把作得仕可就職
故來問耳予曰把作得佳否亦豈李先生所能預料當自度
才力何如耳然予適見吳先生所進白六事皆經生之恒談
无大裨于治教且詞語寂寥學術可知不若勸其終隱免文

他日實不副名貽笑斯文顧中曰諒不可留以是與弼乃
歸既歸矜輝无故態人有訕以一絕云假不假兮真不真
豈氣象奸難親不父東魯吾夫子猶自循上善誘人他日羅
然禱 休官往見揖辭至再意待倫三往而后見之怒遂次
前韻云如今弄假却成真轉見若上不可親弄假到頭終是
假豈能欺得世間人書畢授之而去弼見詩大慚悔遣人追
之不及他日以弟不禴无如之何乃自褫冠蓬首裹衣束裙
雜稠人中跪訟于府庭府守聞狀見其名始遇以礼未幾又
祈于布按二司張元楨作書切責之其書起云拈起此輩
氣冲天末云當上告素王正各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
名教中之罪人吾直按兵以待然此書實未嘗達止傳于鄉
里去世有徐言緩步搖首閑目矯激于昭上而情行實上款
以欺世盜名而卒敗露為世所誚者不少則與弼下矣奚足

道牋 瓊環錄

○天順初

上以郝王薨欲令妊妃殉葬夫內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瘞
弃幽閑幸與兩女度日若今隨去情所不堪况又女无依尤
可矜憫

上側然曰卿言是朕以為弟婦且以不宜在侍初不計其母子
之命一日

上曰汪妃附天下且在內欲居旧府何知之四如此誠便但衣
食用唐不可缺減

上曰朕則欲加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後道老成中官
數人以便使令之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天順日錄

○正統十四年間

上在位未嘗有失德事當時王振擅權致有土木之變

上既回鑾入南城天下人心向慕不衰及景太滯滯无度豈民
失望一聞

上皇復位无不摧忻鼓舞及石亨張軌輩竊弄威權人又失望
有御史楊瑄自河間來言石亨家人霸占民田

上謂矣与有貞曰御史敢言如此实為难得亨輩遂謂天与有
貞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遂於

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且言矣等欲排陷之悲哭不已

上不得已依其所言召言官劾矣有貞下之獄是時士大夫莫
不驚惧方善 上嘉御史以為朝廷清政可卜不料如此是

日或 雷電大作大風拔木 承天門灾京師震恐翌日即

將矣等降除叅政等官人以為感召天变又如此其速亨等
之家大木俱折氷雹尤甚皆恐惧不安遂有此處置不然矣
等安得即出

上亦心知此輩之非但以初復位等又自以為功且在左右前後只得循從越二日

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吳在朕前未嘗有妄言今与有貞同責於心不堪即召吏部尚書王翱曰李吳不可放去还要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

上之復位人心无不摧戴若元亨寺攬擾左右前後皆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此輩諛言一入未主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不用哉天

順目錄

○天順初石亨招崔納賂文武大臣尋出其門奔競成風士大夫不知廉恥即義為何物矣深憂之思欲息此風適

廷試率子以求美安民二事問言之欲得真才止奔競以正士風時非御史員缺有行賂于崔貴之門者薦其名

上知其不可問矣可以勝此任者且曰耿九疇何如矣曰
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庶名素著士林重之未幾九疇自陝西來
遂陞都御史

上召見戒諭諄切深優輿論初朝廷旨意多出內閣臣調進旨
稿留閣中号絲綸簿其後宦寺專恣時奏收簿秘內徐有貞
既得萑寵乃告上欲劾事还簿閣中

立齋錄

王文端公天順初致政家居年踰八十子孫吳孝田園
春夏間諸子集佃僕數百人插秧擊鼓唱歌與陳夫人各
肩輿循覲于阡陌午憩庄所諸子孫更迭稱觴上壽宴樂
日形諸賦詠鄉邑以為美談一日澄江洪漲公騎鴈坐觀
諭諸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吾同事于內閣調出理部
我時不能死憾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當坐首禍必有
陽之行今日安得與汝曹覩水為樂耶以此益知出處自有

定分非人力所能為也

瑣錄

天順初以景太易儲之故凡翰林有帶東宮官銜者改別職用
是改李克述林恒一間黃廷臣尚寶卿劉主爭倪克讓呂逢
原通政叅議錢原溥尚寶少卿俱兼翰林講讀以下官乃用
供職蓋出有貞意且曰若改以翰林之職則是陞非改矣未
幾呂先生遂帶叅議銜同可齋彭先生入閣是冬陳汝言用
事言於

上曰翰林院官皆帶別衙門銜而本院李士乃无一人事体自
不便

上召冢宰王九臯承旨九臯對曰李士職不輕令似太憂汝
言折之曰唐有十八李士今何憂於是俱改李士錢則侍讀
李士而可齋則以少太常燕侍讀改兼李士明年廷臣使交
南还亦援例改輿論汝言所行可稱者惟此一事有貞有愧

正同上

國朝定制母止封兩人正統中曹文襄公陳情乞封前母
詔從為後例景泰七年冬盛亦冒昧自陳蒙

恩得封前母天順改元四月二十七日命下

今上龍飛為天順八年是年八月盛自廣東赴闕時僉都御史
已逾二考吏部以聞而先母淑人今老母太叔人復俱被榮
命聞之得封前母者甚少而封母三人者尤少如鄧侍郎幹
等皆未得如恒噫

上之德如此盛何以為報也 水東日記

○英廟初復辟徐有貞等喉言官誣劾王于二以保等以召立
外藩不執事至謂事雖傳聞情實難容以羈官會問于俛首
不办但言辨也死不辯也死

朝廷赦得我中人亦不肯惟王千之條析并办重莫能難肖都

憲維禎謂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然兵張賜即封太平侯者喧目与肖都云此輩自犯如何謂出

朝廷肖若不聞時刑部刘清旁欵回語張賜怒斥之曰看你這等嘴臉也不是這才料而一時附勢者皆軒七然刑科給事中尹旻當帝奮然攘臂奉踢王于二公皆謂此二奸臣正好歐識者含咲越明日有貞等遂陞旻通政叅議後有貞等敗王文事亦昭雪旻慚悔扃護不及矣

瑣綴錄

英廟復辟之初凡与擁戴者皆得陞成謂之奪門功次每早鴻臚宣謝恩姓名輒以奪每為題失者聞之莫不嗟惋予私与彭張道先生言所奪者何門禁門豈可奪當時景帝果薨羣臣万姓不能不擁戴

上皇以復宝位何煩用兵喋血于禁邪况當日

景帝已擬力疾出視朝若南宮出稍後事即不成不知石亨輩

置上皇于何地此乃僥倖貪天之功非万全之策而乃以奪門歸其功果何謂邪于是彭先生間言於李公元德公亦以張賜薦入內閣未悟至此及聞此言亦為悚然遂於對之余泫然言之

上頓悟即嘉踈絕言望反快亡怨望竟致誅夷而陳芳洲諸公送此得什

同上

天順初閣老皆被逐徐有貞薛文清公許道中李文達公代之其中惟李公儀度端凝得休薛惟李行老成而因奏對誤稱李生遂以失宥求退可謂明折保身者徐則兒陋心險許則鄙劣放曠

英廟始見徐退諭左右曰徐有貞可惜无福一日朝退上東閣階峻雪滑許失脚傾仆倒流匍匐復上徐俛首側頭喙然而咲至東閣重官會揖後與許咲不已殊失規瞻貪鄙之徐性

多疑方草

即位詔改竄不一至經三宿內閣乃完及讀卷日

駕御文華殿中宮促進至再尚如廁不至故示偃蹇後岳正繼之進對尽言甚至語唾鼻息涕洟

御衣亦不自覓 英廟諭侍臣曰齷齪胡子對我言指手畫脚

故以數人旋被弃斥而李則始終保全安享富貴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而高平俯仰吉凶之兆君子可不慎歟璵璣錄

天順初元會試同考官尋出于權貴所薦引及揭曉日錄文繆誤去取徇情謗訕涵上无名詩詞紛然雜出一排律云

聖主開科取俊良主司迷繆更荒唐薛瑄性理難包括錢溥春

秋欠主張吳川只知貪賄賂孫吳全不曉文章問仁既是无

顏子配祭如何有太王告子冒名出雲問罪周公係井亦非常
閣老吳郎真慷慨總兵令姪亦軒昂榜上有名誰不羨至公

堂作至私堂蓋詐道求之子石亨之姪皆以私取而錄文訟
語顛下去顏子起克已復禮為仁並義本公都子之言而云
告子故詩中脩言之其他招擬祭文不可勝紀 同上

○揚昌平 范都督廣為石亨所搆誅皆非其罪二人赴市英
氣不挫揚尤挺勁至市但云陷駕者誰今何在吾提軍救駕
今殺之固宜俄有一婦人縊而求乃一娼也楊故仰之顧謂
曰若求何為娼曰求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
駭然揚止之曰已矣元益于我更累若耳娼曰我已辨矣公
先往妾隨至揚挺身呼行刑者曰何不快動手既喪元娼慟
哭吃其頸血以鍼線紐接著於項顧揚氏家人曰去葬之即
自取練經于旁 野記

太傅安遠侯柳溥自禦寇无功取还即至

上名吳曰溥之為將畏縮如此若不懲治以警衆且有罪不罰

人誰為法即命言官彈劾罷太仆閑住越數日溥以馬駢進上怒擲其奏曰溥无狀如此莊涼之人既被虜寇搶掠頭畜殆

盡復為總兵所索不然逆何而得况无功戴罪

朝廷復受其所獻可乎遂却之且責其罪溥慚惧而退天順

目錄

天順初虜酋寧來近边求食傳聞宝玺在其处石亨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

上曰何如矣曰景泰以來連年水旱灾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

陛下初復位正宜与之休息况胡虜雖近边不曾侵犯今无故率兵伐之恐不可若宝玺泰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為資

上曰卿所見極是莫若只遣通事齎賞賜与之美曰

聖憲如以庶幾允當明日召亨曰且未可卒兵先遣通事探其逆順俟其回報処置亨意方止於是遣都督馬政往探亨未弇厚与賞賜深知感恩但其余部落為梗得亨未保送使臣而回 同上

○上因說校尉行事者亦多枉且如行臨川王与肆尼姑適及鎮抚司指揮門達問之實无此情又聞行事者法司依其所行不敢辨雖知其枉付之嘆息惟門達能办之矣因言往時行事者挾仇害人涉虛者治以重罪

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后但令鎮抚办其枉者可也 同上

○景泰間山東連歲灾傷天順初人猶飢窘已苑內帑銀三万兩賑濟有司以為不敷乞增之

上召有禎与美曰可漫否美对曰可有貞拂然曰不可不知其

弊者以為阿常見發銀賑濟小民何嘗沾惠偶為里老書手得之矣曰雖有此弊猶勝于无良

上曰增良是也吉祥亦曰朝廷錢財如山不必吝惜有貞不得已從之遂增良四万兩有貞退而不樂矣曰先生悞矣朝廷欲出內帑濟飢民而我輩友沮之万一迫而為盜責將誰歸蓋其初不命可否惟欲事出于已古之人惟其吏之當而從之不必出于已也後

上亦竟有貞之非嘗曰如增良濟民一事有貞不然先生之言其謬如此 同上

○天順副都御史年富被石亨姪彪奏言自大同逮係至京

上曰此人何如矣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被富沮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矣曰

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須早办之幸甚明日

上召錦衣衛指揮門達曰年富事情務在推問明白已而進狀
果彖不實矣曰須遣人休勘庶不枉人

上曰然乃遣給事申郎中二人

上曰再遣武職一人同往不然縱得其實彼必以為回護矣曰
陛下所慮極是勘回果元災中富遂致仕而歸

山西叅議孫敬前兵科給事中今日言天順中科道糾劾彖
出或召對面諭且戒以勿泄賜酒饌而退亦或賜果核焉其
劾安遠侯柳溥西边玩寇章出內府揭帖蓋閣中人筆也且
云上或先私問茲事可否彖劾

英皇之盛德其至矣哉

同上

上留心致務漸寬招桂然賂在右者之非厭其所為不能驅
遣嘗於爭中屏其人告矣曰為之奈何矣以為人君之桂不
可下稷果能自覓彼之勢自消惟此為良法其私情既不能

行趨附之人漸亦少矣

上以為然且曰无此相礙何事不順吾早晨拜天拜祖宗畢視朝罷進膳後閱奏章易決者即批出有可議送去先生處叅決矣曰臣等所見亦有不到處更望

陛下再加叅詳斟酌穩當施行如此則庶積其凝矣

上深以為然且云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又曰亦不必送与閣下看又曰差便差到底奸邪不忠如吳矣曰惟陛下明見又曰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鼓起齋潔具服拜天畢省奏章剖決訖復且服謁奉先殿行礼畢視朝循此定規定時不敢有悞退朝至文華殿或有政事有闕大臣者則召而訪問商確復省奏章訖回宮進膳後從容游息至申後省奏章暇則听内政至晚而休若

母后处每日朝有命則一

兩

朝隆慶盛暑立旦朝今左右乃曰何

乃自勞如此。美曰：自古美君脩德勤政，莫不皆然。今

陛下敬天敬

祖宗孝

母后親

覽政務則脩德

政之事脩矣。臣願

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馴至堯舜之道，而為堯舜之君矣。又曰：如此行之，亦有何勞？不然，便於安逸而怠荒，至矣。雖悔何追？美曰：

陛下言此，社稷蒼生之福也。

同上

冬十一月間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美從容言政治得失。美因而極言下情之弊。時往七差錦衣衛官校出外提罪人，然此輩嗜利，勢如狼虎，所過死虛，必飽其欲而後已。動以金艮千百計，有司不勝其擾，害略達此情。

上初不許，但曰：今後但不可多差耳。不意差者多，左右貴近所

七卷
上三
囑因而諸毀黜言彼有犯者自當其罪

上所之從而見疏矣初亦覓之不知所由已而左右傳說如此矣謂此弊九重之邃何由得開夫既得親近豈忍隱蔽而不言乎言而得罪亦所甘心越旬日復召美待之如前蓋

聖鑒孔昭也 同上

英宗皇帝一日 御祥鳳樓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等被召入侍時忠國公新弟成上顧問左右曰此何人居也永等謝不知瑾独扣首對曰此王府耳

上笑曰非也瑾曰非王府則誰敢如此

上顧太監裴富曰尔聞若所言乎蓋忠國新弟極其宏俊上固疑之久而事皆愚不自知此一駭乘之萌之一耳平胡將軍總兵官撫寧侯景昌曾被眷遇能談旧事而其言亦不妄惜乎師行勿上不暇也及始記此一事尚有俟于他日也

同上

○四月中

上召美謂曰如今各边革去文臣巡抚十分狼狽軍官縱肆暴士卒疲憊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然變更以此不信只得依從今乃知其謬卿為朕奉進才能者用之美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要人最急

上復曰卿与王勰馬昂商議推選务在得人且曰多奉數人擇而用之於是議推十二人明日進呈遂定浙江布政白圭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魚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翌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抚其地

同上

○會昌侯弟昱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上召美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矣对曰若

陸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房家抵法熈宗俱免其罪而戒之侯初病出既見

上為其弟乞恩終不允

上召美謂曰為侯者不知自責反乞恩澤朕終不允又以母老為辭求之良久竟從公法美頓首曰真可謂王者不私矣
同上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

上召美曰孫弘豈勝吏部美曰誠如

聖諭蓋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為忠國公石亨鄉里囑為京官
因奉迎有功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此士林鄙之

上又恐其謀不情即令守制復召美曰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
崔衡非

物崔衡地地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為誰可美曰以在朝觀之

无如礼部二人可擇一用之

上海問其優劣美曰鄒幹為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裡相称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 同上

礼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囑崔近求為侍郎士論紛然不平上問美此人美对曰不知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王彥休亦不甚許他日以李士李紹对

上復問美上对曰此公論也 上遂决奉天門朝畢召吏部發玉音除紹為礼部右侍郎輿論大愜 同上

時祭風雷山川之神而壇壝在城外

上不欲夜出問美可以勛臣代否美曰果有故亦須代但

祖訓以為不可 上曰今後當自行但夜出至波无所止宿款

效天地壇為一齋宮何如美曰可但宜減殺其制

上曰既有止宿日未下時至祭畢拂曙而回庶免晚間出入
頃首曰

聖慮極是

于節庵恭子于康頗好聚畫天順中自邊被宥还将以節
庵樞歸樊于鄉一日死聊中坐表背巷人家見賣畫人負數
軸素呼而取觀之則兩軸者節庵夫婦畫像也納微價而得
之節庵家畫皆被籍自分不可得矣蓋同時籍入者太監
盧求後被宥免籍物皆還而畫像乃誤給還盧氏物也若于
氏有此事不亦奇幸矣哉張郎中座中言如此 同上

二年郊天後

上一日顧矣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

太后憂勤保護罔極之恩欲報无由可倣前代尊上徽號何如
矣頃首曰

陛下幸此莫大之孝也故其勳號美之四字曰聖烈慈

壽詔于天下人心大悅慶賀礼成

太后深慰喜之復加增其親以崇所自太夫人董氏寿方九十兄弟五人長廢會昌侯次皆高品子孫數十人皆爵之左右

又有為其次兄求陞者一日

上謂美曰外戚孫氏一門足矣復希恩澤以為慰

太后之心不知

太后正不以此為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

太后数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于國家濫授禄秩如此然物盛必衰一旦有干 国憲吾則不能救今若聞此必

見怒矣美曰此足以見 太后盛德因問

祖宗以來外戚不預政向為侯者預政不審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為内庭近侍惑以閑防之說至今猶

悔矣曰此尤足以見

太后之高但侯為人醇謹後不可為例耳 上曰然天順日錄

○處士吳夢舍字与弼抚州人司業溥之子讀書窮理累辟不就教人奉業弟子從游者講道而已父在京時命还鄉必姻而表及至親迎后不行合巹之礼另舟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祭酒胡儼父執也自京回家夢往謁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已行拜礼今惟長揖問其故曰先生久執也若回拜恐勞尊凡行類此有表從孝者不納誓見之礼或極其誠敬姑收之不動後或有過即所收者还之辞而不教非其力不食一介不以取諸人或親農事弟子亦隨而助力多不能堪躬行實踐鄉人化之往時閩中盜起四方搖動聞抚之貧者亦欲乘机劫富家夢早覓之急曉其富家曰宜散積粮於具皆從之一方遂安能自重不妄交

人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不立文字暇則味物適
因曾襟高迈凡經史子籍天文兵法陰陽易卦无不曉暢揚
溥先生深重之兩召不起嘗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
難矣必除之吾可入人皆笑其迂曾有咏桃一詩云露華清
曉玉无暇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
三花有吾与點也氣象方岳各公皆重其為人分巡至夏造
其它 同上

先是忠国公石亨來閣內議事因說山林隱士聞江西隱士
有吳与弼者乃司業溥之子累薦不起实淹头經書動遵古
礼亨慨然曰吾薦之煩子代草章奏即日上之數日不報盖
為左右所沮也一日

上召美問曰吳与弼果何如美曰与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
明王莫有好天下土徵昨隱逸君

陛下此行一事亦本朝盛舉

上遂決乃命人齎勅書束帛造其庐与弼接見之際即謂朝廷厚意如此當赴闕謝恩但本意不受官職就辭幣帛數月太至

上問數次一人行人來報至通州矣美即入言之

上曰當受以何職美曰今

東宮講學正宜老臣儒者輔導之宜授宮僚

上曰何職美曰庶子諭德皆可

上曰莫若諭德之名美曰諭德有左右

上曰与之左美曰若見畢可名至文華殿顧問以重之

上曰然仍昌文幣賜之美曰再与館次張具尤當

上許之次日見

上發玉旨召吏部命為左春坊左諭德朝士皆悚然驚異以為

布衣召至一旦授此

上召美曰明日可引至文華殿次日既見引至上前問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如何不受朕初不对美俟其対良久方对云微臣草茅賤士年廿嬰疾日加虛怯不能出仕山林之下不敢接見一人雖聞大吠亦驚調治病軀不暇非有高世之心不意聲聞過情為當道論薦蒙

皇上厚意以天書幣帛來聘天使到門不勝感愧因而動作老疾復發延至數月方能起程至通州忽失声一日又痰作二日入見

皇上之時幸而不痰作况年六十有八老疾衰朽之人实不堪供我

上曰宮僚亦從容優閑不必辞与弼対曰朝廷暇堂諫次之宮僚為重

上曰宮僚亦衆不專勞先生不允所辭終不敢應於是實之幣
白表裡羊酒柴米遣太監牛玉送至館

上顧謂美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三辭后称
病叩其所以不就之故以勅書太重以伊傳之礼聘之却以
賤授之故不受美謂如此亦固執矣且

朝廷致敬尽礼待先生非輕初不承權輿之意今必欲如付說
爰立作相亦難既称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
不若且就宮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然所辭不
允亦宜就賤以答

朝廷至意間

日

上謂美曰与弼既来如何不受賤不相拘听其自在候秋涼欲
歸亦不固畱以俸禄養其終身不亦可乎復命美諭以此意
亦不受美初見与弼待異師之礼於是公卿大夫士无不

加敬以待布衣之重如此近世罕見所以人咸驚訝中官尤不然之美每為之解云待此所以勵風俗使奔競于求乞衰之徒致亡於利祿宦達者觀此自見羞愧孟子所云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李庶幾能之与弼不肯受賤三辞以疾不能動輒留京兩月不敢具本再辞去矣舍訴衷曲詭矣謂若肯就賤或有可行之道且東宮早晚天涼講李凡有輔道進李之法矣必能贊說依行或因其畝可以開

聖孝美嘗乘間進言云与弼於經書甚述穷究最精

皇上勵精圖治日勤政务凡天下奏章一一親覽自斷比先於經書雖嘗講讀彼時春秋尚早至丁歲久豈或天忘况此聖心開明又非前日之比若於万机之暇令与弼淺新講說發

明則

陛下於義理愈加精熟由是剖政事益得其益有補於

聖治不淺矣又况美輩早晚亦得請散以治身心以贊治道与
弼堅辭謂衰疾不能供職决意乞回又恐

上意見譴乞美保全美次日早見

上言与弼本意亦愿供職弟以老疾不愈進退狼狽望
陛下寬容若不見譴許其具本再辭

上曰果然亦难留也美曰

朝廷盛事若始終成美尚得賜与為

上首肯之且曰既以行人聘来还以行人送歸再与勅書令

有司供月糧米以贍其身美即拜共云此奉矣帝王之成德
之事曠世稀有於是与弼感激无以報称條陳十事上之伏

上表謝恩而去 天順日尋

○冬十一月

聖節及冬至例宴羣臣於奉天殿

上頗謂美曰節固當宴不惜所費但計旌畜其市尚有正旦燕
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美曰大札之行初不在此

陛下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宴至正旦亦或不宴惟慶成一宴
歲不缺云 同上

○禮部請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美謂曰東宮讀老嘗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
早晚朝

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 太子卿可定擬講讀等官卿宜時常
照管且曰先讀何也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孝尚
書 上曰老經有難讀者朕讀至禹貢及盤庚周誥諸篇甚
費心力美曰讀老法先其易者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
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上曰然舊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侍老者不曾開指下筆法任

意寫去及寫畢令其看視又不較正以此寫字不佳夫對曰
寫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為善

上曰然及定議講讀等官將二十人

上一一品其人物高下皆當其才明哲如此 同上

○英廟一日独与楊文敏公語及公家事甚詳又問公有何事
難目處者朕為卿處之公謝先有

上固詢之公曰臣惟有一妾与臣同貧賤頗善事第妾有父以
臣貴久位臣上因厚待之今彼侵家政規崔賂頗撓臣事臣
不能去之也公意蓋歎

上為厲之法吏而屏之耳

上忽顧左右呼校尉來面封杖俾至公第杖殺之公叩首謝然
而以双篋往公請其故

上曰既去其父安用其子乎公頓首言此女頗无过亦嘗諫其

父殆旦畱之

上曰父以女死女寧自安要之勢不可畱後或啞齊无如初忍情也公又甲懇再三竟不泛校去頃刻報已兩斃公猶未出朝也

野記

○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明日大班劾之即有漏泄于彪者上召賢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美對曰誠如旨意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无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莫不肅靜天下聞之亦皆踈息交而之弊遂止

天順日錄

○朝廷用人多取儀表天順間韓都憲雍巡撫大同用議事至京晉補少司馬

英廟諭李文達曰大同巡撫須得似韓雍人品方稱文達以山東廉使王越對及越至陛下後復諭文達曰王越是衰利

武職打扮越初廷試乎中卷子忽被大風吹起回翔雲漢莫知所止時胡宗伯即具題知且于內閣取帑摺成卷子付之後越至封威寧伯蓋飛騰之兆見于廷試豐偉之狀見於進用固不偶然而卒以啓邊釁削爵惜夫

瑣瑣錄

○李文達公初薦布政陸瑜為刑部尚書石亨以私譖之久不召對眾為公危及瑜至當擬旨到任同事者謂擬侍郎公曰吾以尚書薦而改擬侍郎則自愧不信矣竟擬尚書從之後瑜頗稱旨乃復召對如旧公為人恭莊發重得時行志不為小燕曲誤平居尊崇正李能知人言宏美發元南北之公大張元禎神董也人物独王一變原先生哥意及請罷庶吉士英廟諭公專北人公曰南人亦須選乃會選于吏部元禎初不与公曰此人董不可以親取急追回与進之成化丙戌廷試王家宰以程敏政卷子精精力贊為第一公曰論文不論書

辛卯羅倫第一

憲廟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尚老如故踰年丁父憂乞終制不許羅倫進言請許云終制詞涉詆訐公怒力辭朝廷黜倫乃已予引文彥博待庾介故事請公番倫公曰潞公市恩歸怨

朝廷吾不可褒此公言亦未為无理 同上

○太順中李文達公獨見宥任時冢宰王九臬以老成大司馬為昂以儀表雖皆為

英廟所眷遇而尤賴公維持凡公有所薦舉必先諭意於二公至御前奏咨時於文則誘諸王公武則諉諸馬公或自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公等再審二公亦如公言以是

上不致疑下皆信服 同上

○武功方被殊眷劉原溥謂曰公氣甚不佳適與天氣合公將不免武功曰奈何劉曰天上金氣甚珍應當在公既而果降

其咎 野記

○武功侯奮志疾惡湯都閫胤績謂曰省齋誤矣公曰東谷亦為是言耶湯曰自在殿上乃可推人下階陞公公自立庭下乃散撓殿中人出乎公默然 野記

○天順間肖維禎為都御史附阿吉祥石亨徐有貞害于謙寺文致獄案故入死罪律當反坐後維禎陞刑部尚書都御史寇深為吉祥姪曹欽殺死奉代者李夫首薦維禎可用

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遂不用夫肖維禎當奸誣忠而矣薦用之則夫為有禎之黨而同公譖

害謹益略上矣

双溪雜記

○景太間太監因安宗信什教母三年度僧數万於是僧徒尋

濫天順二年又如期天下僧徒復來京師聚數万

老僧

上召美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美對曰陛下明見景是宜禁止遂出榜曉諭今後每十年一度搖自披制二十以上者俱令還俗違者發充軍度者俱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知俱皆散去

天順日錄

○魏國徐公承宗貌偉異常衣冠儒雅守備南京數年廉公正直都人能稱道之天順庚辰予入儀還適外舅尚書耿公卒於伍發引之曰早得寒疾卧病節之寓館聞是日柩在途公偕其同事追而及即下轎泛而諸公皆下轎徐上行哉一里始復乘轎送至江濱時行人亦以公臨喪有礼云水東日記

○天順四年盛自兩廣入儀八月日

上有事西壇祭廟從衆皆盛服候

駕刈祭酒崇益倏就前班偶閣老李公語退而見告曰太享有

前元時孔子廟碑卧草間欲具奏重立門下適請于李公言此可耳何用奏崇益故有僚曰之好盛因復之曰此前代所立若建國時因而不改可也今國子監建自我朝已有

御製碑矣一旦遽立前代詔旨未宣若具奏重立恐亦未當況加封諸製已有史傳聖道重輕初不係此須臾商量復竟不知此事如何秀才朱佐偶及之乃知兩碑者既立而仆矣秀才亦不能悉其如何也

水東日記

○馬士權泰州人謨官于弟寓京師教授博極羣書多与李士先生游劉元博徐有禎輩凡有疑必往質士權故与徐九厚天順元年石亨曹欽等引有良其為南城之計不久權勢相拉疑有良文臣不時見上將為有間遂捕其事自武功伯鼎東叅政猶牒其復起必欲殺之令人偽造奏本毀謗朝政特過干理假丁憂給事中李秉彝進

上令大索李至拷掠竟死石曹因請有貞怨望使親信馬士
為此而滅其迹上命崔臣門達分遣還卒捕有貞于途殺之
崔等俱下錦衣獄逮陳諸惡刑于庭必欲士崔承以及有
士崔遍嘗殘死者數終死一言若少齟齬禍及有貞尸七月
二十五日以天變得什有貞出獄感士崔許以一女嫁其子
以奉湯藥洒泣而別天順四年有貞自金齒歸蘇士崔自太
州來謁欲成婚約有貞頗有雉色士崔辭曰貧儒不能富侯
家女有貞遂從其言而以微物贈之士崔略无快意將行余
偶見士崔于刘宗序所貌甚鄙陋長不踰五尺談論雄偉氣
節凜然无一言及徐之事真信義士也

寓圃雜記

○天順改元之初徐有貞方得君上以閣下缺人因問岳正可
否有貞曰臣性剛偏正又過臣恐不能共事又問李美何如
遂替其美因得入閣蓋不虞上之連問也后有貞之貶美

反擠之以其无誠心薦已耳

同上

○天順庚辰春鬧火起監察御史焦昱因鎖其門不容出入死者數十人焦頭爛額折肢傷体者不可勝計不久孔林亦次衍圣公某被奏不法得重譴此亦文運之厄邪

同上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温州永嘉人聞閣老預定第一甲三人候讀卷時問同在內諸公云周旋儀貌何如或以豐美對閣老喜及傳臚不類所聞蓋豐美者嚴州周瑄聽之不真而誤對耳天順曹欽反逮捕其黨寧波馮益損之甚急一星亡馮益謙之就逮亦弃市蓋二人皆寧波人且同名故有此誤乃知人之禍福固非偶然也亦有如此者所謂命也

義園雜誌

○察友孫司務諱徐州蕭縣人嘗言正統間其里人主某女出嫁中途下車自便忽大風揚塵吹女上空湏臾不見里人訛言鬼神攝去父母親族號哭不已是日落五十里外人家棄

樹上問知為某家女被風括去叩其空中何見云但聞耳邊風聲霍々它无所見身愈上風愈急体顛不可忍其家蓋舊識也翌日送歸乃復成婚

同上

○文莊葉公巡抚兩廣時素与丘内翰仲深不合丘每按開騷之庚辰進士廣西張某常短葉于丘上因為先容進謁李文達言賊至城下葉猶詠詩不輟且殺无辜之民為功文達素知葉公默識而已蓋張某歸省時葉常知其不檢疎之由是致怨丘不知察也丘素知文事非李所長且復護短乃謂葉笑其詩文不佳李公嚙之他日錦衣呂指揮貴湯都指揮績盛称葉公李問文章之美且云置之内閣于先生无忝達慨然曰與中笑我乃為内閣地邪及藤峽用兵勅韓公雍書有云往者葉某虛張捷報致賊倡慝蓋張某先入言至是始發也葉公后因言官之薦僅以右僉迁左僉而已文達

沒始得入礼部云 同上

○武功伯徐公金齒之謫或以為太監曹吉祥搆讒害之非也
聞 上皇復位時称兵南内者以于謙輩迎立外藩為辭故
論功行賞謂之奪門有功時石亨由武清侯進封忠国公都
督張輓封文安伯張軏封太平侯公由左僉都御史封武功
伯楊善由鴻臚卿封具濟伯其余都指揮而下陞職有差未
幾 慈烈皇太后偕言于謙匡濟艱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
英宗始寘其寃而悔又常以問李文達公上曰天下

陞亦之固有誰得而奪之此輩欲面罵貴安生事端耳由此削
奪諸封爵及軍職功陞者公金齒之謫石亨詔獄之死殆若
霍氏之禍萌于驂乘耳 同上

孤樹裏談卷之七

孤樹裏談卷之七

英宗下

○石亨嘗往來大同顧紫荆閣謂左右曰若塞守斯關京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不順每憚于蒞蒞惟正人之多不敢與為天順初有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益恃宠招徠納賂天下都司及边將多出門下是年二月初三日朝退歸第私所親盧旺彥敬杜清等二十余人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這戰事皆尔之所欲為者中不知所謂咸曰我等賴老爹禮奉各謝都指揮及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北京白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更不称其謀及尔等若助我至此我取非尔為之而何衆皆股慄南城有功瞽目指揮重先乃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尔等勉力為之乃謀曰人同人馬甲天下我抚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元

莊擊將軍李虎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荆關東
出山東拒歸清太高郵之堤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
遂議以盧莊守襄河一道各設分其地而還二月虜寇延緩
命亨征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為大事不難天下各處都
司除代未週待周為之不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
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足幹大事
亨師還无功見

上于文華殿 上命環衛露以待 立齋錄

○錦衣官校差出捉人惟財且商動以千方計天下之人被其
擾害不可勝言此憤不能上達資一日從容言及

上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害資對曰錦衣官
校討也一出于外如狼如虎貪財充厭寧有紀極

上即悟曰此輩出外誰不思損其害人不言可知今後非大故

重事不遺賢自幸甚 天順日錄

○太監阮安一名阿菴交趾人為人清苦而介潔善謀慮尤長於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築楊村駟晚歲張秋河決久不治復承

命行道卒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中之不易得者 管建紀成詩一時名人显官无不有作將傳

布間以主振一言而止振於他後皆有碑獨斬尖者要不可以稱善歸之亦媚疾之耳 水東日記

○項文曜為兵部侍郎于謙為尚書文曜附之朝議患其黨比遂以李賢為兵部侍郎而迁文曜于吏部文曜復附何文淵言官劾其險邪謹力庇之時謂之于謙妾云每朝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不顧左右相視及退朝亦然行坐不離既在吏部亦如是吏部尚書王直忤稱儒者謹初甚敬之已而被文

曜設之謫由是頗慢直嘗論其老不去蓋文曜有代直之意其後謫為石亭所誣陷而文曜亦因見斥逐天順目錄

○上一日言宦官荷見雖曾效勞其失逸亂小人朕初復位時即於太后前曰皇后死子亦當與朕即斥之方止又立東宮曰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一日命見選官人充用既選乃曰

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復于太后處曰上欲隱之及朕曰太后友知其離間以此遂絕之賢曰諛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陛下絕之良是同上

○四年十二月六日

上於奉天開朝罷召賢曰吏部右侍郎不可久朕況尚書王翱年老早得一入習練其政命與翱訪其人得巡撫南隸副都御史崔太明日于文非殿具奏

上喜以為得人。以山東布政劉孜代巡撫。因論人才高下。

上曰：若徐有貞才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只是石亨、張軫、黃
害之寧免？後世議論可令原籍為民。賢與不賢曰：

聖恩所施最當。即傳旨之戶部。同上。

○一日從容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賁曰：迎駕則可。奪門二

字豈可示後世？況景泰不諱。

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尤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
門。內府之門豈可奪？上之一字尤非順。幸賴

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輩何足惜。不
審置。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富貴
而已矣。曰：臣彼時極知此輩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
從。以臣之愚。見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出。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陞賞以誰為功老臣者曰依然
在賊豈有殺戮降出之事致干天象而羣小之計无所施招
崔納賄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无排擠之患 國家太平氣
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
於是驗之尤信

上曰然

同上

○天順四年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

上召賚謂曰朝覲之弊不可不革賚曰誠如

聖慮即出榜禁約不許与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
仇告害由是肅然不犯

上召賚謂曰黜陟之典亦當奉行賚曰此

祖宗旧制即

勅吏部都察院退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起

卓政績显著者布政以下賚銓等十人賜以衣服楮幣禮部

筵宴 命太監牛玉吏部尚書王翱及予三人侍宴以勵其
中輿論懽然隨于其中召布政肖恒為禮部尚書賈銓為副
都御史 同上

○會昌侯孫繼宗因冒報迎 駕功陞官者俱自首其子弟家
人冒報者亦二十余人且奏辭免

上召賢謂曰此事何以處之賢對曰以正法論尺當革去但念
國戚于親子弟存之輩其家人冒陞者庶全恩義

上曰然但此事君白于 太后必尽革去雖侯爵未可保也賢
對曰惟

陛下裁之上不失母后之心幸甚

上曰須如先生之言然后允當卒從之 同上

○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于推算如此因言
護 上召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于推算如此因言

湯序以礼部侍郎掌監事凡有灾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灾必為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灾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修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尽忠之道乎省自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变实同 聖意序君如此罪可誅也上曰今有此失法不可容於是收下獄降為太常少卿仍掌監事 同上

○五年二月因錦衣衛指揮行劫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虛上召賢曰宗室中豈頗有此醜事彼初既以為实今却云无此事以此觀之其余所行枉人多矣賢曰誠如

聖諭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不敢办理賢曰若 直意付法司但枉者与之办理不許為勢避嫌上曰然於是召法司戒飭之人人皆悅 同上

○天順五年四月

上召賢謂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奈何且軍官俸一季開銀十四万余兩賢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余員者

上曰一年四季或以一二季支与布錢何如賢曰須与戶部議一日上召賢曰同吏戶兵尚書議此事

上曰爾戶部奏來朝廷復命會議不然不惟歸怨朝廷亦歸怨尔数人矣慎之賢因言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調出在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曰此事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无事然使其不覓可也上領之賢又言軍官有增无減且天地間万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无处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鉄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不一再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

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
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穷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 同上

○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太監吉祥姪昭武伯曹欽作乱放火
燒東西長安門殺害左都御史寇深恭順侯吳瑾錦衣衛指揮
同知逮杲寺前夕指揮皮兒馬哈麻在欽家飲謀叛既而
悔之乃以聞 立齋錄

○楊文貞于本朝大臣為巨擘例于宋之公卿終有媿焉試以
一二較之王文正以張師惠兩造其門惠其奔競終身不用
文貞必以造門者奉之甚至人奉所知自以為不知而阻之
宜恬退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彥博以唐介攻已被謫再三
申救后卒奉用文貞以攻已者為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
終身也與二公所行何相遠哉 天順日錄

○楊士奇晚年溺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為敗德事若藩臬郡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与子書某人說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得書反毀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鄉里故撓其所行以此誣之士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附謗子之善者即以為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不復聞矣及被害者連奏不善之狀朝廷猶不忍加罪付其狀于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不善也已而有奏其人命數十惡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猶慰安之恐致憂鬱歲餘士奇卒始論其子于法斬之鄉人預為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

同上

○內官吉祥居禁廷最久為人惟喜私恩小惠招萑納賄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于部下加以恩澤為腹心天順初召呼此輩迎

駕俱陞大戟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
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 駕為功貪富貴
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黷貨无厭

上初不得已而後其所欲后又不能堪稍疎抑之吉祥輒懷異
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為不軌會兵部尚書
馬昂懷寧伯孫鏜統官軍往陝西殺賊于五年七月初二日
早辭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鏜等就擁兵入內為變幸而孫
鏜等先覓二鼓時即報于內禁門不開兄弟与同惡者先詣
錦衣衛指揮逮梟宅前遇梟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梟亦吉
祥所恩之人後朝廷委任行事且發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
先害之然後分布于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更至門欽兄弟
四五人俱在東長安門于四鼓到朝房聞槍馬驚乱以為出
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指揮焦壽郭美等拏住予亦不

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尋李李士予方恐即出房至門前
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斫予一刀又打一刀背曹欽適至
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托予手曰毋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
我父子兄弟尽忠迎駕復位今被逮杲諸駭反欲相害提
杲頭示予曰誠為此入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
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即可請命欽曰就与我馬本進入就令
人防予至吏部尚書王翱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翱同行于門
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率火燒復欲害予令持刀同予尋尚
書馬昂得翱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弔馳往東長安門又令
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翱等復解之忽有孫鏜領官軍
襲而圍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
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宅尽
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寧即投本進入請急宣

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后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典刑蓋此時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覓各門既開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畢竟就戮被其傷害者多矣幸而早撲滅之此實

宗社之福也

同上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孝為務者總見薛大理一人蓋其天資美處某嘗從遊以官軟弗果斯人疏于世直道見黜已就閑矣未知造詣何如也

同上

○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早

上召賢奎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收斂近來又放縱亦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无功劳一旦犯法不可徇矣且朕在南城時如何過來今日不

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常一旦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
常時告戒先生豈知賢曰古昔聖賢之君正是如此安樂不
忘患難之時又以此戒左右之人最善

上言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雖或足疾不能起亦跪拜之
拜畢司禮監奏本一一自看朝廟行拜禮八廟皆然出則視
朝退朝

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
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
德若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
宗皆能節儉當時海內富庶惟耳目玩好不必留意自然節
儉 上曰如鍾鼓司承應死事亦不覲听惟時節舉

母后方用此輩承應一日閑則看書或覲射賢曰前聖經書惟
書是帝王治天下大法最宜熟看

上曰書經四書朕皆讀遍賁曰此時正好玩味况聖賁聰悟一見便曉最有益也

上曰二典三謨真是嘉言賁曰誠如

聖諭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而貴乎體而行之

上曰然朕在正統年間留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賁曰帝王之孝不在寫字惟講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因說景太全然不理政務或用人陞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賁曰明君未嘗不与大臣相接商確治天下之道所謂接賁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也

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賁曰近聞外畝有二事不便

上曰何事賁曰松潘羌氏叛亂已勅四川三司調兵剿殺然三司官統兵頗煩難以成功須得朝廷命一將官統之庶得

成功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不可不慮

上曰此慮極是聞都督許貴可用遂取而用之又湖廣總兵燕
統貴州凡百軍務貴州將官不得專擅行必遣人往湖廣討
議山路險遠往來遲滯以致事多駁誤未便

上曰如此事情誠非穩便即日召兵部易之令各鎮守地方
曰臣聞 陛下夏不揮扇冬不近火果然否

上曰果然夏雖極熱曾不揮扇在宮內亦不令左右揮扇冬雖
極寒曾不近火亦不披煖耳稍用双目即熱煖曰 陛下聖
質所禀堅厚如此蓋由体脩中和之氣聞宋仁宗亦然臣等
受氣薄者不用扇不近火不能過也

上顧謂煖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顯老矣時
年七十八歲煖曰臣聞祿命之說期壽最高尚有十年

上喜曰如此无慮矣如戶部年富不易得煖曰若繼期吏部非

七卷
此人不可 上曰然朕意亦如此惟礼部石琚稍弱骨曰此人居是位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

上曰且备之恐后来者未必過之刑部陸有甚佳都御史李賓亦可如工部趙榮亦能辦事賓曰此人可取且如曹賊及時文賊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出前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乱臣賊子當共剿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放

舜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莫能及

上曰是亦忠臣若吏部侍郎姚憲崔恭亦佳賓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 上曰然 同上

○天順六年夏四月一日奉天門奏事畢靜鞭罷

上起身召礼部尚書石琚等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胥寺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 旨与勅書還妃事

上下金璫即召賢曰石琚動止粗疎失措如此如何為化部尚
書不自求退朝廷难于遣逐賢曰誠如

聖諭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

上曰若戶部侍郎張賡可以代之賢曰張賡老成人此職亦宜
賢即報琚疏乞致仕琚速上原

上見琚疏意却不忍曰琚為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
監牛玉勅吏部尚書王翱與賢議賢并言石琚一淳誠人但
動作遲鈍耳既留之張賡可不動也 同上

○曹欽逆謀既就知 朝廷以七月初二日寅時出師征麓川
期以其時為亂先日以語都督吳瑾上其妻姪也今以兵從
瑾陽許之曰斯事非有內應殆難為措手欽即以屬之令其
守門瑾諾之曰翌日必伺吾報始可奉兵欽亦諾之遂去
他所作奏請翌日勿遣兵第不開朝門以伺其變奏成不敢

命人書瑾書素不善勉自寫之太字數行而已薄暮詣門呼
守丘自門隙投素入語門者素有急情即須上之比欽伺至
鷄鳴犹不見瑾未欽往問其家人曰瑾自昨日早朝竟不肯
歸欽色動知為所賣矣即往索諸門輒得之授之以兵瑾墮
溝中遂被射死時

朝廷得奏不啓關欽已擁衆馳長安東街大明城犹未關欽知
事露死以為計第索一一大臣將殺之軍卒无紀律騎馳縱
橫于市欽入朝房朝士奔逸遂殺果寇都御史深上方俯
首着鞭欽以大刀斫其前身破為兩既而孫懷亭提兵來
襲欽戰敗伏誅頃更事定方戰時孫令士巡街大呼居民令
勿開門故无誤嬰鋒鏑者已而朝門開即傳宣街市覓吳瑾
不得內中即次遣人傳呼有藏得瑾賞若干无應者于後方
得其尸于溝遂收葬之与寇深等皆蒙卹典瑾後追封涼國

公謚忠壯贈恭順侯欽既敗捕其家人訊同謀者終不得族
已赤獨一妾賀氏在官問汝夫誰同謀答不知又問朝臣誰
為汝夫門下人賀曰汝等无一人非吾夫門下人官愕然无
言屢易訊者賀对皆如前竟不得而賀之受楚酷已甚有馮
先生者山陰馮益損之也捕之來馮佯不識賀醜詬之賀曰
馮先生胡詬為向事吾夫独与君密議不記一夕吾夫問古
有宦官家為天子乎先生言曹掾乃曹節家竟成帝業吾夫
大喜觴先生命妾侑飲庸何諱乎益死語与賀对斬于市或
曰孫始佯与欽連謀欽留孫帥兵孫言馬須素乘熟者欽令
十勇隨孫往取馬孫入門輒鎖之重鎖入藏十兵于家後
后門出治車袞欽上殺孫之子孫遂迄成藏渠之數時欽適
見大臣惟冠遇害及執李相資頻擬以刃而什之索王尚書
朝甚急王在一室窘迫无計一主事太有力遽負王奔去而

免王後擢此人為要津時呼為駭官人

野記

○二日

上問吉祥南城事假當時不克則尔輩无瞧類矣乃當如何對曰臣有姪欽亨有姪彪皆掌精兵在北边内事有變當入救京兵不能敵也

上曰喏而心惕然謂彼于禁中奉事直如此易使自取何有乎以是恒銜深疑未幾欽彪繼反

上益信故于功臣罕終保全且嘗有密旨地方有警不得調北边軍馬往七及入京城 同上

○國朝旧制誥勅勘合字號國王用礼字追封用文行忠信字文官二品以上用仁義礼智字三品以下用十千字新襲武官誥命初編用二十八宿字續編用千字文字永樂三年十一月以武官誥命二十八宿編尽用中書舍人芮善奏請同

翰林字兼石春坊太宰士解縉等設用百家姓編奉

旨惟用漢急就章字天順六年九月癸巳中書舍人楊青芳言
今文官三品以下詔勅十千字號俱已編足乞勅翰林院
別取他字編號庶无重複

上命用十二文字編之 瑣錄

○偏橋族叔瀾言二事有胡氏子五六歲時因舁高為戲墜地
扣其項骨稍長竟不能伸朱守貞者同里也一日相見戲擊
其頭有聲戛然置地溘然死夫朱恒潛隨胡氏子頃許復甦
頭項于是端直歸家七人驚憂謀尋朱謝之陶氏佃民有病
瘳者嘗與陶僕輸谷如市道遠極疲憊其頸氣幾不接陶僕
素患勿遽間削竹為銳鋸刺之瘳穿氣滿頸得完復荷擔而
起一无所苦天刑之在人不可偶如此命苟不死雖有致身之
道而不死也豈不信哉 余冬

○都御史陳智性楠急躁暴撻左右之人无虛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攬衣二人指頰一人捧盤一人捧漱水碗一人執牙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洗畢有三四人被其掌者一日堂上靜坐因岸帽取錯剔指失墜于地怒其錯不得已而起坐目拾錯触地磚數次若懲其錯者方靜坐若左右行過履有聲即撻之或諫以暴怒為戒曰諾乃作木方刻戒暴怒三字掛之目前以示警已而怒其人欲撻之輒忘其戒取木方以擊之怒性既消觀其所戒悔之莫及也 天順日錄

○都御史陳智性剛而躁嘗坐堂隅有蠅拂其面即怒叱從者拿從者紛然東奔西突為逐捕之狀少頃俟其怒解稟問拿何人乃叱之曰是蠅有相知者以寬緩為勸即置一木簡書戒暴怒三字于上置諸左右以自警及至有忤触者輒率木簡撻之一日与掌順天府刑工部侍郎李庸在朝議事不合

相公語 瑣錄

○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覈

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美對曰若查覈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安帖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職者四千人尽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欲欲追其失過俸糧者美曰不可戶部奏請得首乃免人心皆安石亨既置于法平日出入門下者元不驚懼一日美言於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羣臣且安人心不究其餘遂行之中外什然元不感戴

朝廷之恩者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尸

上召美問如何美曰如此行之未為尽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眾朝廷不徒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

上曰然即從之

天順目錄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舊宦將前送去雲南適廣胡賈賈刑等處達官凡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為不便下情不能上達一日奏從容言於

上曰達人非我族類自古為中國患幸送之江南遠方今復取來其是不便此類在彼佳定以為樂土多不願來

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听其不願最善若後日願去者仍從之

矣曰幸甚

同上

○何文淵守温州時應請寡欲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為第一既而召為刑部侍郎民有覩金者却之好事者為之立却金館今在饒州在刑部雖有深刺意以尚書主之弗克遂入亦未之知也后以故乞病歸正統十四年朝廷多事士大夫交章乞起之召為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太子太保其於擢用

人才之際詭譎之迹始露而居言路者不能容美雖百計固
位奈何攻之者東目為奸邪暴其情狀終于斥去不能自美
向使病去不出則清名必然傳后不失為蕙謙之人今也雖
得高爵而喪其美何足取哉予在銓司時或所見不當者必
面執之不行以此見忌須予遷兵部若屈任其所行豈敢誰
何竟至顛路而后已 同上

○刑部尚書魏原為人倜儻豪邁不羣嘗為河南布政病事直
前當時之民感其惠凡出巡者亦讓之在刑部不刻其符條
屬也所見或不合即盛怒若不可解既過或別事相合即嬉
笑與語若未嘗怒者倖倖以此敬之但為御史時被同出巡
者搜得私物收係于京后數十年其人以別罪謫配人以罪
解部犹抵愆決而辱之清訟以此少之然亦名材丈夫之流
也 同上

○都御史洪 福建人中銓元為文選主事辭藻新奇迂考功
郎中士林重之尋陞山東左布政歷轉都臺未曾至京中官
不識其人須往浙江考察官員被斥者妄訴之且加謗毀朝
廷不及察而罷之令致仕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扶持朝
士皆后進不知其為人既去方惜之真儒雅君子動履似迂
而處世若泛然者以此見映于謫智云 同上

○刑部尚書王質始由都官薦授御史歷陞布政侍郎俱才一
考或未及者在蜀以薦稱出巡唯疏食而已蜀人呼為王青
菜在山東有惠及民召拜地官輿命惟然及迂刑部僚屬不
樂言行或少變于前未幾以夫囚左迂其季其博而文或端
論者如蜂採花不能釀蜜云

○都御史軒輅天性廉介初為進士往淮上催糧時冬寒舟行
勿落水即救出衣尽濕得一錦被裹之不能出有司急為制

衣一袈却之只待旧衣乾着之后為御史使振冰蘗之責用
當道薦為浙江按察使前使林實在任富貴徵於王者服食
器用極其精巧泊輓在任一切供給皆罷之俸資之外一毫
不取自著一青布袍无間于四時破則補之蔬食不厭午則
燒餅一枚而已与僚屬約三日以廩肉時置買肉一斤數多
者亦如此皆不能堪有裁回鄉者或故旧幹經會晤者各供
一飯至厚者殺一雞僚屬見驚異此卒不易得也自余盤肉
一味而已忽聞親喪明日就行雖僚屬尚有未知者及奪情
復任頗以廉自負又嗜酒或公庭或僚友相遊樂以至醉弄
酒言人士林以此少之及居憲臺提理南京粮儲清操愈堅
張都憲設席會諸僚屬不赴既以卓食饋之亦不納人皆以
為僻蓋古者狷介之流雖或过中有激貧風嗟夫今之仕途
中若此其為中之孤鳳也

同上

○定西侯蔣貴起自行伍一卒之微以功歷陞至其為將也能
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搗賊巢穴衣糧器械不後一人親帶
而行與兵士無異及臨陣必當先直衝敵皆披靡子弟及士
卒如蟻追隨以死向敵用是往亡取勝其勝也未嘗不親手
擊殺數十人所恨者不識字耳以此短于謀略必得軍師而
后成功然天性朴實能忘已之勢听人指揮略不較也不止
于為勇將而已威鎮邊夷西北虜莫不畏仰而麓川之績
亦偉恭之名將抑其次也 同上

○張泰都督鎮寧夏廿余年綽有英聲石彪克將鑿將軍巡邊
將至寧夏有趙縉者寧夏人道語彪曰都督家一古雅可宝
也彪即為善仍偽為石亨書使人索之張得書不答既彪至
以不得瓶故百方窘辱之張殊不為意后使人要迫之其子
中夜告之曰彼時人何可拒瓶所直僅百金耳張慨然不悅

日尔非張太子夫吾豈吝百金顧此辨吾祖宗所貽豈可自
我為獲貴失之總兵能百年我總兵能百年否耶明日泰稱
病不出子泰官往時刻征蠻為余道以事甚悉 水東日記

○運使韓倬温州人魁梧端重御史有聲獲妖盜有功酬以勇
婦數口出巡河南鎮靜有休一方仰賴閭省上下咸謂出巡
者十數輩或过于刻或猛而嚴或貪而懦或矜而眩或佻而
輕或奸而譎或愚而暗未有如倬者自后繼者十數輩亦莫
能及后迂運使於河東清操愈著多所建明勅立孝官得師
儒擇其屬尸子弟之秀者教之組登科第人才遂興天性至
孝以母垂白在堂屢乞致仕兼以軟疾兩足不能行

朝廷亦不仕終于任所士林惜其位不滿德云 天順目錄

○乘輿出御午門朝百官 詔下吉祥及伯顏也先等於御史
獄皆伏誅仍以鐸弃市而磔欽屍藉其家以資將士余當并

落二戟流嶺南旌死節功追封瑋宋國公謚忠壯則深少保謚莊愍俞功行賞知繼宗太休安太子少傅矣郭祥昂並以本官兼太子少保錫賜爵徹侯而死者禿仁為

詔暴欽罪于中外

同上

○今制每旦常朝 御奉天門其

御座謂之金蓮既升座錦衣力士張五綠蓋四圍扇聯翩自東西階升立座后左右而內使一執蓋升立座上一執武備雜二扇立座后正中蓋武備兵出仗局所供一柄三刃而圈以鉄線裹以黃羅袱如扇狀用別線圈自落三刃出高所以防不虞也天順間命力士執鐵扇夾立于金水橋南止扇座上之繖及夾武備二扇耳而座上之繖遇風勁時則去之 瑣錄○同年鄒來亨由戶部郎中改題政司叅議不以為美謂此官何足榮予謂誤矣且曰牙才何敢當此若才有余而位不足

公俞以為虧此是好消息或才不足而得高位公俞以為非此非好消息也遂悔謝自后歷是職而俞嘗斯言有驗也嗚乎今之士慮不及此惟恐位不高乎才也

天順日錄

○上召資為吏部左侍郎時石亨聞之愕然而怒然无可奈何及見美忸怩有惡色而反加親厚且以盃酒慰勸之歡或有宣召同事喜見于面若獨召美心便生疑惟恐毀其短久之見美推誠无偽方不介懷但數不蒙宣召心便不安必假以事而進出則張大其言及寵恩所加使人畏其勢而美其榮然所言大抵私情十八九在朝文武之士疎者雖正以為邪其親附趨媚者雖邪以為正原其所存不知天理為何物惟利是尚欲其不敗難矣天順改元復位之初李士陳循輩斥去惟徐有貞等三人中論謂美宜入閣石亨聞之密謂美曰請于入閣美即固辭曰不可時美為吏部右侍郎亨即言於

上曰吏部尚書王翱老矣可令致仕即報翱上疏自陳已許之矣字見美曰翱已休致君代之矣美曰朝廷不可无老成人翱雖老精力未衰以美輔之可也賢何敢當此重任乎亨曰事已成矣為之奈何美懇求不已明日亨言於

上曰李美以翱不可什左右亦贊其說遂徇之衆論復欲資入閣翱聞美徇之不樂曰吾計決矣何故見沮美曰所以徇之者非為公計為

朝廷慮也已而美為石亨輩嫉難為福建叅政

上召翱曰李某非其罪不可什去也翱曰既不去福建令往南京可也

上曰南京亦老徇為吏部左侍郎翱不得已從之翱之欲逮美者非遠矣也恐亨輩害之奉使尋此庶免其害耳天順歲元之初天下人心莫不忻悅徐有貞以迎立有功命入閣與議

國事夫亦為重論所推入閣与有事

上銳意委任宥眷極隆賢亦自念遭遇之難助有負展盡厥猷
知无不言謂太平可立致凡用人行事一以公道處之左右
遂不能堪初太監吉祥以有迎立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華
歸司礼監以此極方替說凡事與一孝士商議而行意欲籠
絡附已及論薦文書士有徇私者貧等持公道昌沮之祥亦
不悅會有御史楊瑄言太監吉祥總兵石亨家人占奪民田
乞加禁約 上嘉其敢言祥在旁見斥其名初甚慚懼已而
盛怒欲罪之 上不許乃已及石亨出兵回聽石亨言忿然
訴御史意不实意有貞与美圭使且激祥曰今在内惟尔在
外惟我彼欲陷害其意非善初祥見亨濫冒陞賞意甚不平
每許其短及聞其言其勢遂合曰内閣果甚欲除我輩

上初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貞与貧于獄是日晚雷電大作雨

電如注大風拔木祥之門老樹皆折亨宅水深尺余明日即
赦而出之初言官欲僉亨不能振作兵威屬復入寇又議成
不法重情附勢者潛泄于亨亦謂有真主使其都御史議之
一空 朝野愕然莫不失望言路從此不通矣 同上

○刑部舊章司公轉輸衣衛兵官校率倚勢肆橫本司及優之
容否則摺摺報復憂憚難為惟何廷秀任其司獨曰法者天
下之公有犯至司轉輸公坐罪不少貸嘗有百戶逐其屬父
子貽奪其財產者男子死其孫訟于官掌衛事都使索 彤
歸還秀看百戶廷秀然非財產歸其孫百戶嚙之嗾轉輸校
百戶趙鳳卒死所得由是官校相戒不敢犯輒惟士君子未
嘗不廉但有瀝于公而不廉于私廉于公而不廉于私皆勉焉
者也惟何廷秀則不然初第進士奉使淮西巢令閻徽以嘗
師其先公賄以白金文綽廷秀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賄

君也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本
不受在閩時典市舶內臣死鎮守大監分其余可遺三司廷
秀獨力辭之不獲則受而輸于公裕及陞長水泉都指揮金
事武成德廷秀嘗薦閩賊賊以犀角銀器數事廷秀笑曰我
知君上不知我成慚而退及致仕日楊官慰遣使致金銀為
壽并獻文梓可為棺者廷秀一无所納或言可受廷秀曰戒
之在得正當今日此其所以為庶盡性然也 瑣綴錄

○天順七年錦衣指揮門達提督官校緝事無鎮撫問刑崔傾
中外道路以目人莫敢言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干

御前者惟李閣老資山袁指揮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摺
數十事

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全問只要一个活老彬還我
彬既下獄考訊苦楚莫能自白時有一藝人揚瓊善倭漆盤

器號揚倭漆者憤然上疏論救達欲并中李閤老逼揚供指
為李所嗾揚懼拷死于獄乃証達曰此實李所發但我言于
此無人証見不若請会多官廷詰我对申言之李先得薛達
信之朋日遂遣二官徑詣閤門要李出午門外对李方自東
宮請退陳安簡彭鉅道乃詰曾得肯否曰未也且暫去一对
二公沮之及至多官會問時楊大言曰死則我死我何敢妄
指人我一市井小厮如何見得閤老鬼神昭鑒此實門教我
指也達失色以是彬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帶俸楊亦得免
人義之李有從兄任安慶府同知達又遣校尉往緝之務欲
傾李尋以

英廟上仙得免達坐劾謫戍彬復職送達出城如礼亦人之
所難也 同上

○天順以前方面布政司按察司官及知府皆由吏部查各衙

門官歷俸淺深奏請銓除奏內云查得某官歷任年深相隨
陞除某官而已宣德間楊用事勅方面風憲郡守令在
三品以上官奉保天下要取吏部不得除出三楊之門後
亦革去不用天順末李美始令吏部方面官有欽推奉二人
請旨簡用至今為例 以溪雜記

○天順七年七月十三日余與劉宗序同詣武功徐先生日已
午尚未盥櫛坐久方出即問曰二子曾見夜來天象否吾二
人对无所見先生徐曰宦官之禍作矣我被曹吉祥所害至
此其禍尤甚于我也二人復唯上而退是月吉祥之姪欽果
反誅連及祥 寓圃雜記

○英宗在內音間久不通指揮湯胤績兩獻書皆托鄉人許內
使以進不知其所言何事

英宗復辟問徐有貞曰湯胤績乃信國公孫朕欲用之何如有

貞泰日与臣素熟真酒風漢耳遂止

同上

○湯胤績為忝將守北边一日胡寇特至領兵出戰上笑將數月口外通州駟天色將曉忽有兵官至駭仗甚盛坐中室令免供具但索筆硯燈燭閉戶而寢明早驟卒候其起府然死声開戶視之无一人在但見壁間有詩曰手提長劍斬渠魁一箭那知中兩眼胡馬踐來頭倡粉烏鴉耳处骨如柴交將有義空揮淚弟姪无情不奉哀血汚遊魂歸不得幽冥空築望鄉臺胤績素能詩好怪其為鬼亦如此晉陵王希范為余言 同上

○給事中李笑出使北虜奉

太上以歸自以為功著在使錄甚顯景太中為左都御史太上復位首言實在周時无君臣礼遂罷其官追毀其錄此事

惟太上知之

○朝廷所重者名爵庶民所畏者縣官近年富兒入銀得買
揮者三品官也縣官豈能抑之余偶入城忽遇驕呵屬器金
紫煌赫府僚分道而行士夫見之歛避不暇因詢于人始知
為納銀指揮虎而翼之尤甚于此
萬園雜記

○本朝開科取士京畿與布政司鄉試在子卯午酉秋八月禮
部會試在辰升未戌年春二月蓋定規也洪武癸未

太宗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火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三月殿
試於是二次有甲申貢院火時奉人死者九十餘人好事者
為詩云回祿如何也忌才看風散作禮闈災碧桃難回天邊
種丹桂翻從火裡開豪氣滿場爭吐焰壯心一夜成灰曲
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稜嶮漫作堆至今誦之令人傷感或云
蘇州奚昌元啓作
并園雜記

○羅修雅倫上疏論閣老南陽李公奪情事調廣東而相提率

章編修林黃編修仲昭莊檢討和皆上諭元夕觀灯事章調知臨武黃調知湘潭莊調桂陽州判李公歿后淳安商公復入閣言于

上皆得復其官於是羅為南京翰林脩拱章黃皆為南京大理評事莊為南京行人司副適房陵陳公文亦卒士人為詩悼之者未二句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為報羅生已復官蓋章黃二人之謫實出于上意而羅之謫李公不能死意故云先是大臣遭父母喪奪情起復者比上皆是至是始著為令皆終喪三年奪情起復亦間有之實出于

朝廷勉留非復前時之濫是則羅生一疏之力也 同上

○楊暄景和者北京人善彩漆之藝亦智謀士也天順錦衣指揮門達擅土殺之崔多隨營人同時袁彬指揮者隨

英宗北狩有護蹕功為達所間又在散地

憲宗初立達恐其逼已令還卒後其陰私欲置之死地曠素不識彬因抱不平之氣為彬詠屈遂奏達違法二十余事奏入上方与太監裴瑯擊毬逐令達逮問曠至其解達陳諸淫刑恐曠神色不变佯若无所与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

知且曰曠素係賤工不識書字又与君侯无怨何得有此望君侯屏去左右曠以实告因告曰此閣老李賢与君侯不善固為此本使曠按進亦不知中所言何事達聞之甚喜方飯至因以酒肉賞其直早朝直以其情覆奏

上命中官押諸大臣會問于午門前方引曠至達欣然謂督曰此皆先生所命彼与我无干也頃忽驚訝曠即曰此達以酒肉賜曠使曠言如此昨庭中有某某見指斥所奏達二十余條畧无余蘊監押官一諸大臣皆曰達不得辞其罪矣錄詞以進

上命法官正達罪請戍廣西以死暄得脫去復先往如故京師
多能道其事而暄來蘇于俞欽玉家往見之 寓園雜紀

○錢原溥李士回自謫河道江西布政使翁公所詩送之序云
天順間先生嘗謂兵部尚書陳汝言曰方今論公行實殆无
虛口而

母后徽號未加独非缺典与汝言即以先生之言入奏

英宗大加称賞随付史氏以行歲申申先生遂為菴貴所擠而
有順德之行

皇上一日御經筵閣講臣惟以先生不在為問遂下問吏部取
先生以歸復舊官予嘗以是美之內閣俱泰謝伯寬云甲申
以下一段失實蓋原溥常在內堂教讀書今之近侍若懷恩
輩多出其譜下其出以附五倫其入以附公之力也若如此
說則泯 皇上之明沒懷公之德矣翁蓋得之傳聞耳

○天順間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用事勢熾炙手可熱文人武夫出入其門以盜有名器者不可勝數京師有賀三老者都督曹欽之妻父也見欽聲勢日盛獨不踵其門欽嘗欲為求一官力辭不可乾麦衙衙口一賣餅小家生女一美艷都督石虎欲取為妾父母樂從之女獨不肯乃已未幾石氏敗虎弃市欽謀反凡連姻及所親者誅寘殆尽蓋三老獨免

芥園雜記

○于公謙王公文遇害時以迎立外藩誣之文称寃謙但云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办之即授尚寶內官聞之檢閱各府符具在独无襄王府者眾皆疑不知其故乃問一退仕內官云嘗記宣德間老娘上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宦人某尚在必知其詳遂往問之云是宣德賓天時

老娘上以為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嘗欲召及襄王取入後以三

李士諷不諧而止將今在後宮煖閣中某處

老娘也張太后也於是啓

太后求之果得某處蓋已積塵埋沒分寸矣使此老奄老嫗不存則典守之死于寃者亦有之矣其後

英宗悟二人之死而悔者此也斷大獄者可不慎哉同上

○天順間安陽民牧牛入一破塚中鉄索懸一棺去地四五尺四旁无一物民搖動其棺沙土蒙頭而不能開眼民惧急趨出沙已沒跌美翌日拉伴往視之沙土滿中不復見棺蓋蝕其机發而然也同上

附錄

○劉忠宣公大真張簡肅公敷華二公皆天順甲寅進士選庶吉士李文純公彭文憲公時在內閣欲留二公在翰林二公力辭不就后二公皆以才能為名臣
蓉塘詩話

○天順初楊公瑄為監察御史印馬于圻內民輩訴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占其田若干頃公具以聞併言其怙宠擅權之罪詔稱公敢言稱戢吏部記之將以大任也既而還京彗孛連見祥亨二凶日益張公与十三道御史謀劾之有私泄于亨者亨乃与祥合謀上譖既彈章入

上震怒召諸御史訪文華殿俾讀彈章而詰之公与某道御史周斌且誦且对歷陳二凶罪狀明其正大意先入譖莫能回悉下錦衣獄逼公認引大臣刑數瀕死卒无一語他及有司文致公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戍余多貶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於是獄皆從減公就戍遼東鉄領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請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後謫戍廣西南丹居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公被特

憲廟嗣位以言官奏復公舊官昇陞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
成化丁酉春忽報倭船數百犯邊公時在杭察案驚聞公徐
曰彼果來犯吾將尽誅之乃行邊至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
呼民壯援甲林立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虞安用
民壯今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寧海數口乃知倭僅兩舡入貢
耳于是皆服公之智量 近代名臣錄

○景泰帝未崩嘗有駕帖取楚世子入繼世子欲行有長史王
姓者止之曰事雖如此宜待金牌勅書來然後行未晚也不
宜卽往後

英宗復位召世子問其不來之故世子具言之

英宗悅召長史賜以襲衣金帶今長史金帶自此始王蘇州人
也忘其名矣 石太鐸

孤樹哀談卷之七終